

发掘文明的碎片 考古历史的印记

二十世纪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礼、乐、兵、金玉、漆木、车马、竹简……
先秦礼乐文明，战国风云传奇

战国王陵 曾侯乙墓

谭维四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考古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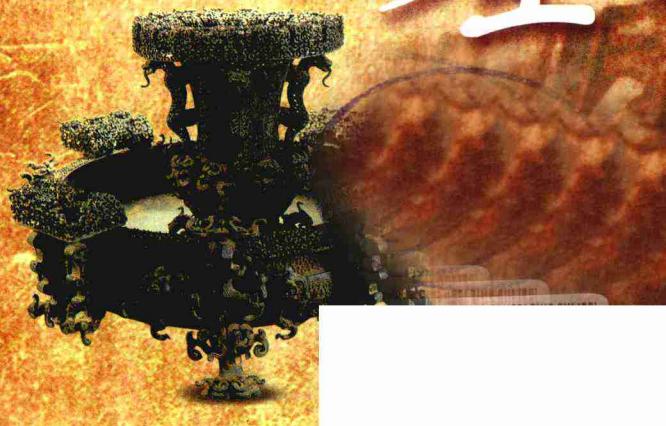
谭维四 著

战国王陵

曾侯乙

墓

亲历考古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王陵——曾侯乙墓 / 谭维四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9
(亲历考古)
ISBN 978-7-5339-3428-6

I. ①战… II. ①谭… III. ①战国墓—墓葬（考古）
—考古发现—随州市 IV. ①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0942号

责任编辑 俞玲芝
装帧设计 水 墨

战国王陵——曾侯乙墓

谭维四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om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9.25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9-3428-6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引言

离奇，
不可思议，
仙乐出神器。
二千四百年矣，
常得人主欢喜，
六十五钟编成一体，
伴君十丈渊底，
小叩而洪声四起，
时或杂有，
微吟细细。
.....

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国际著名学者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于1978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聆听了出土的旷世珍宝——曾侯乙编钟首场演出后写下的动人诗篇。

五年后，这位慈祥的国际老人旧地重游，又一次兴趣盎然地到省博物馆参观了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陈列，欣赏了复制编钟的演奏。斯时恰逢湖北省博物馆建馆30周年，老人欣然命笔，称赞博物馆“在向中外观众介绍中国文化遗产方面，使人们受到了教育，成绩卓著”。20年转眼即逝，如今友人已经作古，然而他的诗篇所颂扬的曾侯乙编钟已作为珍贵文物入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999年1月25日，国家投巨资新建的编钟馆已在

美丽的风景区武汉东湖之畔的湖北省博物馆大院内落成。这“离奇，不可思议”的仙乐神器陈列于高大宽敞的编钟厅内，在特设的柔和、晶莹、明亮的灯光照耀下，人们可以前后左右多角度观赏到这千年古乐的英姿，还可以登上二楼，从高处俯瞰编钟的全貌，领略它当年在地下乐宫的雄浑之气。与之相配套，编钟馆内展出了同时出土的文物精品400件套，特建了一个设计古朴、面积达600平方米的编钟演奏厅。看完编钟的原件，您可以在这里入座，尽情欣赏用它的复制件及其同时出土的编磬、建鼓、排箫、笙、箎、瑟等复、仿制古乐器现场演奏的古今中外名曲。金石共振，八音和鸣，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朋友！当您迈进这古朴庄重的编钟馆，观赏着2400年前的巍巍古乐器，聆听着演奏厅内铿锵的金石之声和悠扬的丝竹之乐的时候，您可知道，这编钟、编磬及其同出的125件古乐器、15000多件各类文物，是怎样被发现和怎样从地下被发掘出土的吗？您是否知道国内外学术界为什么称曾侯乙墓的发掘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编钟等古乐器的出土是中国音乐史和世界音乐史上的空前大发现吗？

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当年我有幸受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文化局之命，担任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队队长，自始至终主持并参与了田野考古发掘与室内整理研究的全过程，此中甘苦至今记忆犹新。



目 录

神奇的发现

- 神秘的擂鼓墩 / 2
- 东团坡“褐土之谜” / 7
- 发现特大古墓 / 11

古墓发掘大写真

- 地宫初露 / 18
- 千年古乐重返人间 / 25
- 地宫探秘 / 29

墓主之谜

- 墓主是谁 / 74
- 墓主是何时下葬的 / 78
- 曾国之谜 / 80
- 曾、楚关系 / 82

地下乐宫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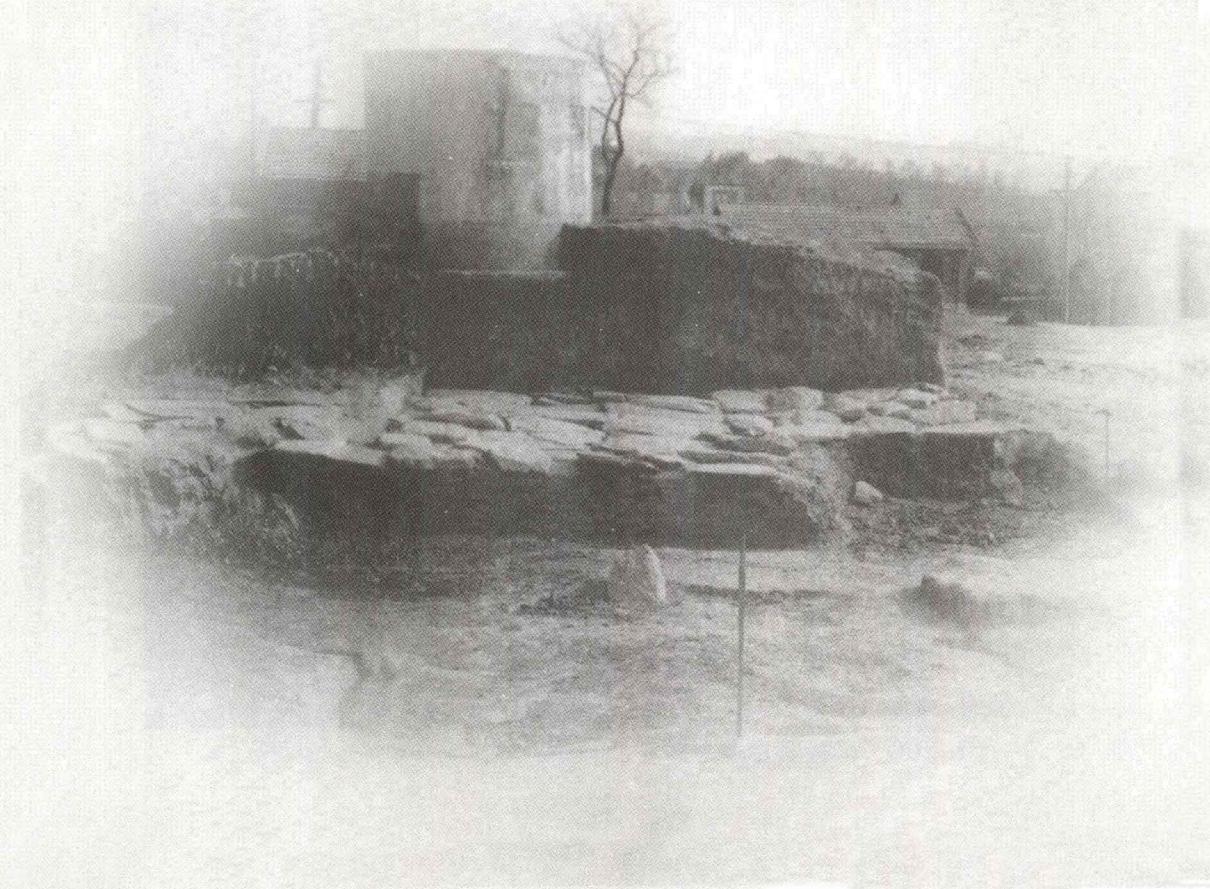
- 千古八音 / 86

- 洋洋大观曾侯钟 / 94
刻在铜钟上的乐书 / 101
古乐新生 / 104

- 乐宫艺术摭英**
古老乐舞 / 110
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 112
最早的“中国式油画” / 122
精湛的书法艺术 / 124
二十八宿天文图 / 128
曾楚霓裳 / 136
- 附录：曾侯乙其人其事 / 138**
重版后记 / 143



神奇的发现



神秘的擂鼓墩

随州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接地带，是所谓“西通宛洛，南达吴越，地当荆豫要冲，扼阻襄汉咽喉”的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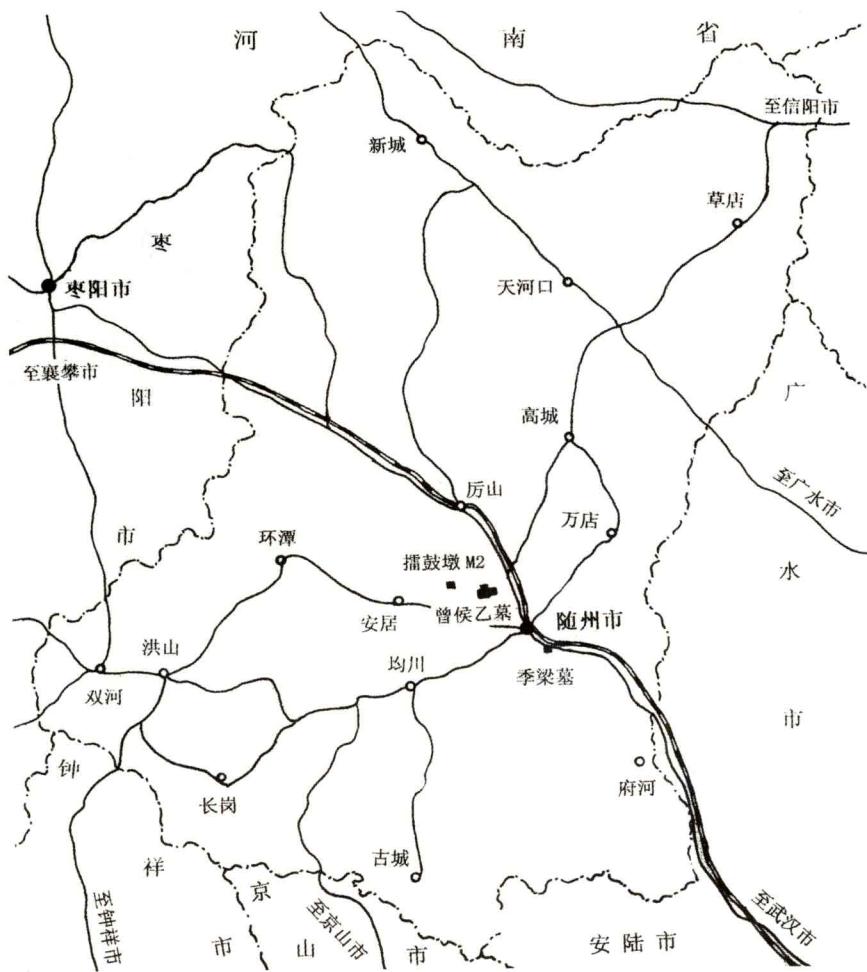
随州原名随县，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相传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的故里。至今，城北20公里的厉山仍留有“神农洞”、

“炎帝神农碑”等遗迹；夏朝建立前后，这一带是三苗的居地，舜继尧位之后，对三苗采取了先教化后分流的策略，有舜耕厉山的传说。《尚书·虞书》有“帝初于厉山往于田”之说。《史记·五帝本纪》也有：“舜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这厉山，人们多认为是指今随县之厉山。正因如此，厉山上有许多纪念舜的遗迹，如：山上有舜帝庙、山腰有舜井、井旁有碑。据说秦代所立宋人重刻的舜井碑至今仍留存当地。

殷商西周时期，这里是王朝的南土。除了殷墟甲骨卜辞有记载外，《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的话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随县地处邓、



炎帝神农碑 为明代随州知事杨存愚所立



今随州曾侯乙墓地理位置示意图

楚间，楚为南土，随县在其中。同时，随县地处随枣走廊的豁口，自古即是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

商周之际，这里是以厉山为中心的古厉国（又称赖）。相传，古厉国为神农之后的厉山氏（又称烈山氏）的姜姓所建。

到西周时，这里是周王朝大封同姓诸侯的地方，史称“汉东诸姬”。《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唐即在今随县唐镇一带。考古调查发掘也证实，这里的窑湾、黄家湾、南湾一带都留有殷商和两周遗存。两周之际，尤其是东周时代，这里是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的领地。在所有诸姬中以随为大，正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言：“斗伯比言于楚子曰：‘……汉东之国随为大。’”后来，随灭诸姬。但是最后都被楚国所灭。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晋大夫栾枝所云：“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县城西郊，有一座从西南蜿蜒而来的小山脉，当地人称“断蛇丘”，丘上有座土墩，高20余米，人称“擂鼓墩”。这两处名称的由来，都各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哩！

相传，西周初年，周天子大封诸侯，建都立国，拱卫周朝王室。在汉水之东今随州一带，封了一个随国。

有一年春天，风和日丽，鲜花盛开，随侯出城游猎。归来时在一个小山丘上见一条大蛇被拦腰斩断，仍在顽强地挣扎着。随侯好生奇怪：腰斩不死，必是灵物，顿生恻隐之心。遂派人为其接骨疗伤，以金疮药敷之。不久，大蛇伤愈，恢复了生机。

一年后的某一天，大蛇口衔一颗明珠，吐在随侯宫中，感谢随侯救命之恩。这颗明珠直径足有一寸，洁白晶莹，入夜光芒四射，满室生辉，竟是一颗夜明珠！

随侯甚喜，作为镇国之宝，珍藏内宫，人们美其名曰“随侯珠”。随侯所见断蛇之处，从此也被称作“断蛇丘”。

而擂鼓墩的名称由来，与当年楚庄王征伐随国有关。

春秋时，楚庄王率师伐随，久攻不下，而宰相斗越椒乘机在郢都（今湖北荆州纪南城）发动叛乱，率领叛军从背后杀了过来。庄王





随县城郊断蛇丘
远景 是一条从
西蜿蜒东去的小
山丘

处在危难之中，遂召集众将领商讨平叛灭随之策。有人力主智取，并推荐了小将养由基，说他武艺高，特别会射箭，能“百步穿杨”，人称“神箭手”。庄王命养由基当场演试。恰好天上飞来一群大雁，只见养由基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大喊一声“头雁咽喉”，刷的一箭，头雁应声落地。庄王甚喜，当即封养由基为帅，命其指挥三军，并当众宣布：“明日讨伐叛军，我亲自为养由基元帅擂鼓助战。”于是命令将士在断蛇丘上筑起了一个十丈高的土墩。

次日，两军在清河桥畔摆开阵势，要决一死战。养由基从楚王军阵内挺身而出。斗越椒大叫：“你这个无名小卒，趁早别来送死。”养由基说：“我是无名小卒，你贵为楚国相爷，我们就来比比箭术如何？我愿让你先射三箭，倘若不中，我只射你一箭。”

斗越椒一怒之下，不等话音落地，便拉弓拽弦，刷的一箭。养由基不慌不忙，伸出左手，轻轻接住；接着又用右手接住第二支箭。眼



擂鼓墩近景 经勘察，为一大型古墓

看第三箭射来，养由基看得真切，略为俯身，竟一口咬住了铜箭镞。斗越椒三箭射完，养由基扔掉手中两箭，取下口銜之箭，搭上弓，拉满弦，“嗖！”只见箭如闪电，直刺斗越椒的咽喉。于是庄王擂起战鼓，养由基身先士卒，率军铺天盖地杀将过去，全歼了叛军。而随侯得知楚军出了个英勇善射的将军，也罢战求和，并向庄王进献了镇国之宝——随侯珠。

养由基清河桥比箭，庄王擂鼓，大败叛军的故事由是广为流传，至今仍脍炙人口。当年庄王擂鼓助战的土墩从此名为“擂鼓墩”。

虽然传说带有神话传奇色彩，不足为凭，但擂鼓墩之名，确在古今随县地图上都有记载。多少年来，常有人来这里寻访，踏上断蛇丘，登临擂鼓墩，盼望能在这里看到随侯珠，寻到百步穿杨箭，擂鼓墩亦因此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擂鼓墩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神奇的特大古墓在这里无意中被发现；无数珍稀国宝在这里破土而出。世界为之震惊！

东团坡“褐土之谜”

沿断蛇丘东北行，过擂鼓墩不远，有一大片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在丘陵的尽头，有东西横亘的两个小山包，高约20米，人称东团坡、西团坡。在它的东面约700米，有㵐水自北往南流过，往南约2.5公里，有涢水自西往东而来，并与㵐水交汇。1965年11月，这里成了解放军某空军雷达修理所的营地。

1977年9月，经上级部门批准，营地在这里扩建厂房，于是开山炸石，平整土地。据村里老百姓讲，以前这里有一个小庙，抗战期间，地方武装部队在这里挖过战壕。因为表面是一层含沙黄褐泥土，刚开始他们只是用人力挖土。但是往下挖，下面出现了红色砂岩，于是就用推土机推。推了不久又不行了，岩石十分坚硬，只好改为先用炸药炸，再用推土机推。施工不久突然发现：下面竟有一大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不用爆破就能轻易地把土挖走。

当时分管基建的副校长王家贵曾在北京建工学院受过建筑专业培训，听说过“秦砖汉瓦”等有关历史知识，见此情景隐约觉得奇怪。于是约了营地的几位所长和政委一起来到现场观察。有的说，这可能是当年的庙基吧？有的说，怕是战壕坍塌后的残迹吧？也有的说，说不定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后来被淤积了，今天炸出来的就是红色岩石中的大片褐土。王家贵说：“只怕是下面有什么文物古迹哩？”雷修所所长郑国贤是个业余文物爱好者，平时喜欢读一些历史故事与文物考古书籍。王家贵的话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托人买了几本《文物》、《考古》杂志，大家研究后更觉得褐土下面有些什么名堂。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使命感使他们毅然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向县文化部门通报，请他们火速派人来现场勘察；二是在组织施工时密切注意地下情况，严防文物受损。

当时县里还没有专业文物考古机构。营地的电话打到县文化馆，未能引起重视，也不见有人来。而施工现场却又出现了新情况：民工梁某挖到几块旧铜，拿到城关废品收购站卖了，换了几包烟。为此，王家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向民工们郑重宣布：“以后凡是挖到旧铜、铁或陶瓷器要立即报告，一律交到所里。”果然，不几天，在这大片褐土外的东南方不远处，又挖出了几件铜器。

王家贵喜出望外，当即将这几件铜器拿到办公室，营地的政委、所长、主任工程师等人闻讯，又凑到一起议论开了。他们将仅有的一些文物考古图书拿来对照，认出其中一件是铜鼎，一件是铜车轂，都是重要文物。这几位热爱祖国文物的中青年军官，又一次来到



施工现场仔细勘察，热烈讨论，并一致认为，这褐土下面可能是一座古墓。于是又做出了两项决定：由王家贵尽快去县里当面报告，请求派人勘察，做出正确判断；另外，已出土的铜器由营地妥善保管，日后上交国家。

此后，就有了王家贵的三次县城之行。第一次，是1977年11月26日，王家贵向县文化馆的领导汇报了施工中发现一大片褐色土的经过和他的怀疑，县文化馆派了一位工作人员和他来到了现场。这位工作人员绕这片褐土转了一圈，问：“以前有没有坟包？有墓门、墓碑没有？”王家贵说：“没有。”“那就不是古墓，你们继续施工吧！”王家贵还领了这位同志到办公室看了几件铜器，这位同志说这是文

曾侯乙墓发掘前
情景（图中部为旧
水塔的位置）



物，待他请求领导后派人来取。

现场继续施工。王家贵还是放心不下，继续注意土层的变化。不几天，褐色土层中又出现了一些黑色胶状泥土，太阳一晒又变成灰白色。王家贵向郑国贤报告，都觉得与马王堆电影和发掘报告中讲的那种白膏泥差不多，这可能又是一个证据，因而商定着再去县文化馆报告。

1978年1月30日，王家贵又去了县文化馆，领来了一位同志看了现场，特别看了青色、白色的胶状泥土。可是这位同志还是说：“不是古墓，你们继续施工，没关系。”

两次报告，两次否定，可是营地施工战士们心中的疑问并没有解除。过了春节，施工继续进行。为了慎重起见，王家贵要求打眼放炮严格控制，打眼一个孔不得超过60厘米，装药量一次不得超过200克，并加强巡回检查。

2月21日，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在炸松了的红砂岩和挖松了的褐色土下面夹有一些麻灰色碎石块。王家贵又将李长信政委和郑国贤约到了现场。这些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砌筑的呢？他们动手清理以后，大吃一惊，原来下面有一层大小相近的石板，这些石板经过加工，铺砌成一个平面。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下面必是古墓无疑。同时也深感遗憾，这一层石板已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失去了原貌。于是，他们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通过电话向武汉空军后勤部刘梦池副部长请示，请求批准暂时停工。二是由王家贵第三次去县里，找县文教局，无论如何请他们派有经验的专家前来。

王家贵第三次上县城是在1978年2月26日，这一次，他反映的情况受到了县文教局王君惠局长的重视，他立即派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去现场勘察。王世振曾在省里的考古训练班学习过，懂得考古这一行。他经过勘察，初步判断这是一座古墓。但他同时也说：“这么大的墓未曾见过，且形制特殊，呈多边形，与常见的长方形不一样，有些问题我还说不清楚。”于是，他马上向襄阳地区报告，请地区文博馆派人来进一步勘探认定。与此同时，营地向刘部长的请示也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同意暂停施工，保护文物。事情从此出现了大转机。